

歷朝紀政綱目

正編三十

漢書門			
八	七	八	〇
〇	二	七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八	八	漢
〇	四	七	書
函	〇	八	類
架	冊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80
冊數	40	(21)
函號	284	73



寶治正編歷朝紀政卷之三十

嘉興 蔡陽 黃洪憲 編纂

晉江 和齋 許順義 註補

乾元元年春正月上皇加帝尊號帝復上上皇尊號書法以父

尊號於子肅宗無乃有幾微之不可
稱者歟至此有可悲者矣故書病之

二月以李輔國兼太僕卿書法李輔國何宦者也宦者有為將
軍者矣未有為卿者也自是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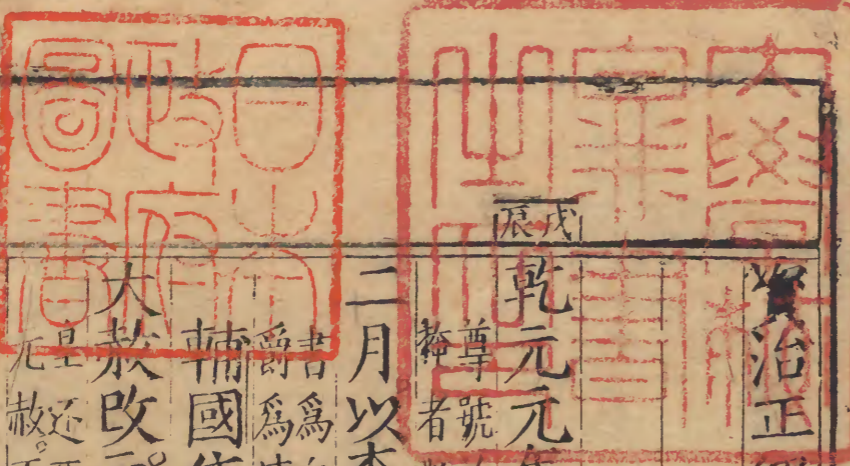
書為兵部尚書書為司空兼中書令至進
爵為博陸王極矣不至於書盜殺不止也

輔國依附張淑妃勢傾朝野

大赦改元書法非始建國不書改元此書改元何議也何議肅
宗至是三赦矣即位嘗大赦常事也故不書上

皇還西京又赦以為非常宜赦也故書至是未兩月又以改
元赦不已數乎書曰大赦改元議在數赦不在改元也

書免百姓今載租庸復以載為年



三月立淑妣張氏為皇后。

夏四月新主入太廟。

五月停採訪使改黜陟使為觀察使。

張鎬罷。

張鎬性簡澹不事中要。

中謂中人宦官要謂有權要者

聞史思明請降上言

思明凶險難以德懷又言清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猾多詐臨

難必變時上已寵納思明會中使自范陽及白馬縣來皆言

思明叔冀忠懇可信上以鎬為不切事機罷為荊州防禦使

立成王俶為太子更名豫。

張后生興王侶纔數歲欲以為嗣上疑未決從容謂知制誥

李揆曰成王長且有功朕欲立為太子卿意何如揆再拜賀

立成王俶為太子

此社稷之福臣不勝大慶上意始決。

崔圓李麟罷以王璵同平章事

上頗好鬼神璵專依鬼神以求媚每議禮儀多雜以巫祝俚

俗上悅之。

贈顏杲卿太子太保謚曰忠節書法

前書追謚死節之士矣雖張許不列也此則易為詳

之誠前代之間也死節如杲卿歷世而後得以白則間已甚矣

杲卿之死也楊國忠用張通幽之譖竟無褒贈顏真卿為御

史大夫泣訴於上上為之言於上皇杖殺通幽而贈杲卿杲

卿字杲明為史思明所虜得歸求其父尸於東京得之遂并

素履諫尸棺斂以歸杲卿姊妹女及杲明之子皆流落河北

杲明號泣求訪哀感路人久乃得之詣親故乞索贖之先姑

姊妹而後其子。遇父時將吏妻子流落者皆與之歸。凡五十餘家。均減資糧。一如親戚。真鄉悉加贍給。隨其所適而資送之。袁履謙妻疑履謙衣衾儉薄。發棺視之。與杲卿無異。乃始慙服。

六月立太一壇。

從王璵之請也。上嘗不豫。卜云山川為祟。璵請遣中使與女巫乘驛分禱。所過煩擾。黃州有巫。盛年美色。從無賴少年數十。為蠹尤甚。刺史左震悉收斬之。籍其贓數十萬。具以狀聞。請以其贓代貧民租。遣中使還京。上無以罪也。

貶房瑄為幽州刺史。

瑄既失職。頗怏怏。多稱疾不朝。而賓客朝夕盈門。上惡而

史思明反。殺范陽副使烏承恩。

李光弼以史思明終當叛亂。而烏承恩為思明所親信。勸上以承恩為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共圖思明。會承恩入京師。上使內侍李思敬與俱。宣慰范陽。謀泄。思明執承恩。索其裝囊。得鐵券。及光弼牒。乃集將佐吏民。西向大哭曰。臣以十三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及其黨二百人。囚思敬。表言之。上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為。殺之甚善。思明表求誅光弼。云陛下不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

范氏祖禹曰。肅宗既納思明。加以爵命。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為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終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

此非朝廷與光弼意

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詔之臣為盜賊之計不可辱王命乎。事捷則反側之人誰不懷懼不捷適足長亂非所以弭亂也。既失信於既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姦雄之心。豈不難哉。

初鑄大錢 秋七月初鑄大錢

鑄當十大錢。文曰乾元重寶。從御史中丞第五琦之請也。

郭子儀李光弼入朝。八月以子儀為中書令。光弼為侍中。命郭

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書法不

宣慰處置何削之也。上以郭李皆勳臣。難相統屬。故命朝恩為使。臨之名曰處置使。是專行謀矣。郭李不可以相統。宦官乃可以統郭李乎。唐世宦者例不書宦者。而於此獨書之。所以病肅宗也。綱目等光弼於諸節度。而獨揭子儀之名於其上。固以子儀為可以統光弼也。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

安慶緒之初至鄴也。猶據七郡。兵糧豐備。專以繕臺沼。酣飲為事。諸將怨怒不為用上。命朔方郭子儀及淮西魯炆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鄆蔡李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討之。又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觀軍容之名自此始

范氏祖禹曰。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晁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以諸侯之師。闖人殿之。猶以為辱。况天子之師。使宦者為之主。是辱天下之眾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出世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舉

郭李不世出之將

六十萬衆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胡氏寅曰：軍置元帥，則令出於一，不然必敗。古事盡然。肅宗以李郭難相統屬者，俱召入朝，面投旨意，使以相下。濟務為先，光弼本子儀偏裨，必相推奉。九節度之師成功決矣。不然，裨二公分統，殊方而進，亦其次也。而必使宦人宣慰處置，夫何意乎。

相州之敗，其原在此。

尹起莘曰：以九節度之衆，而以一宦官臨之，不亦辱乎。相州之敗，其原蓋在於此矣。

冬十月，郭子儀等拔衛州，遂圍鄴城。

慶緒窘急，遣薛嵩求救於史思明，且請以位讓之。

河南節度使崔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復陷之。

光遠拔魏州，史思明引兵大下。光遠使將軍李處崧拒之，連戰不利，還趨城。賊追至城下，揚言曰：處崧召我來，何為不出。光遠信之，斬處崧。處崧驍將衆所恃也。既死，衆無鬪志。光遠脫身走還汴州，思明陷魏州，所殺三萬人。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以侯希逸為平盧節度副使。

平盧節度使王玄志卒。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因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旌節。高麗人李懷玉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侯希逸為平盧軍使。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節度由軍士廢立自此始。

司馬公光曰：肅宗遭唐中衰，幸而復國，宜正上下之禮，以綱紀四方。而偷取一時之安，不思永久之患，委一介之使，徇行

古者治軍必本於禮

宋祖貽謀之遠

亥巳

伍之情無問賢愚惟其所欲積習為常謂之姑息乃至偏裨殺逐主帥亦不治罪因而授之然則爵賞廢置殺生與奪皆不出於上而出於下亂之生也庸有極乎古者治軍必本於禮今唐蔑之使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將帥則將帥陵天子自然之勢也由是禍亂繼起民墜塗炭凡二百餘年大宋受命太祖始制軍法使以皆級相承小有違犯及伏斧質是以上下有叙令行禁止四征不廷無思不服豈非貽謀之遠哉

二年春正月史思明自稱燕王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卒于軍書法卒於軍必書嘉延事也

嗣業攻鄴城中流矢卒兵馬使荔非元禮代將其衆初嗣業

表段秀實為壞州長史知留後事秀實運芻粟募兵市馬以奉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月食既書法月食不書此其書何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數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天之歷之也決

矣不一二年而輔國殺之此其庶也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帝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三月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書法書九節度之兵潰而不書子儀所以見咎在書無帥也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

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史思明殺安慶緒

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鄧諸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手疏言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詣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

李峴以經濟為已任

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出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還范陽

以郭子儀

苗晉卿王璵罷以李峴李揆呂誼第五琦同平章事上於李峴恩義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已任軍國大事多獨之

通元帥

史思明僭號

制停口敕

制停口敕處分書法

書予之也肅宗之政其可紀者諫官言事勿白宰相一也制停口敕處分二也其斯而已

謝宗二政

李輔國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

李揆執子弟禮

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及李峴為相於上前叩頭論制

救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敕處

抱玉耻與
祿山同姓

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
以李抱玉為鄭陳穎毫節度使書法
凡書賜姓譏也抱玉耻與
逆臣同姓則賜姓宜矣故不書

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自陳耻與祿山同姓賜姓李
五月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劫天興尉謝夷甫補殺之其妻訟冤李輔
國素出飛龍旆救監察御史孫瑩鞫之無冤又使中丞崔伯
陽等鞫之與瑩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歸
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
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
叱出之貶嶺南尉瑩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
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大

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抵益聖德耳

儀代子

秋七月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
代之士卒涕泣渡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

樂寬憚嚴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
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
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
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其士皆被甲
上馬以待朔方節度副使僕固懷恩曰鄴成之潰郭公先去
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疆請之是反也其可乎
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諷君為之是破其

正朝紀政

卷三十一 唐肅宗皇帝 乾元二年

郭公何負於君

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
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命部將辛京杲代領其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勇冠三軍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更鑄大錢

更鑄大錢

前書初鑄大錢夫於是書更鑄自大錢更鑄而人始相食矣若更鑄重傷之

鑄乾元重寶大錢加以重輪一當五十在京百官先以軍旅
皆無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之

冬十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
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將兵來救叔
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

以猿臂之勢

鄭州光弼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常陸請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
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
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送牒河南尹帥吏民
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
而進部曲堅重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絕支十日
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辨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
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僊挑戰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裨將
白孝德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
騎為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

以非大將所為

孝德策馬
亂流而進

攬轡安閑

諸將莫喻
其意

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
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嫚罵如初孝德
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
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
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
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思明怒屯兵於河清
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
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廷暉李日越皆萬人敵
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
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
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勿返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問曰

光弼降二
將何易

司空在乎希顥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顥吾死必
矣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
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
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為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
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
時光弼屯中渾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
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填
塹八道開柵為門元禮侯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
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
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
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

短刀置鞞
中
光弼不令
諸軍獨歛

光弼不遺
餘力
子儀渾洪
重厚
子儀不能
為關尹屈

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颯旗緩
任爾擇利吾急颯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
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
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到不令諸軍獨歛也再戰廷玉奔還
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
懷恩小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颯其旗
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胡氏寅曰中渾之戰李光弼不遺餘力僅得一勝向若不罷
郭子儀使與犄角賊必可平矣然史言魚朝恩惡子儀而不
言所惡之事竊意子儀以渾洪重厚不能為關尹屈此固朝
恩之所惡也或曰當是時人主委信內侍子儀即欲為國平

所以
不可及

光弼見惡
元振亦近
是

賊蓋亦小賊以濟事為務而形見圭角自取疑疾豈非所矜
者小而所失者大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不可及者
也使子儀承奉朝恩以固權位雖擒思明平河北未免於枉
尋而直尺王良之所不為而謂子儀為之乎光弼之見惡於
程元振也得非亦近是乎

十一月貶第五琦為忠州刺史

優除名
流夷州

乾元錢重輪錢與開元錢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
價騰踊餓殍相望言者皆歸咎於琦故貶之御史大夫賀蘭
進明坐琦黨亦貶溱州司馬

胡氏寅曰賀蘭進明不救睢陽遠敗歿肅宗以此罪之雖
殺之於睢陽以謝忠義之魂良不為過乃置而不問反用第

子庚

五琦黨而去之豈足以服人心乎

上元元年春正月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以郭子儀領邠寧鄜坊節度使書法領者何不行也

党項等羌吞噬邊鄙將逼京畿乃分邠寧為鄜坊節度以邠

州刺史桑如珪鄜州刺史杜晃領之分道招討而以郭子儀

領兩道節度留京師假其威名以領之

劉友益曰子儀收復兩京功不細矣相州之潰咎在無帥而

聽朝恩之譖召還京師至是則又欲假其威名以鎮之知假

其名而不知用其人獨何心哉河陽之戰使子儀在外與光

弼相為犄角則可以一戰而擒思明矣又何待借兵回紇至

受其屈辱而後僅得成功乎書曰領節度使病肅宗也

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子儀收復兩京

五月以苗晉卿字元甫潞州人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行官始此

閏月以王思禮為司空

武德以來不為宰相而拜三公自此始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上言杖死

諲罷

以劉晏曹州人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監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勅小錢一當十其重輪者當三十

興王侶卒

光之廣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

劉晏善治財利

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容會召卒
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秋七月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書法

有書李輔國遷而肅宗不子之罪著矣甫國不

臣之惡極矣

上皇愛與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居上皇亦
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遇
者往往瞻拜呼萬歲李輔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與慶宮日與
外人交通玄禮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
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與慶淺露非至尊所宜居大
內深嚴奉迎居之有何不可上泣不應會上不豫輔國矯詔
將射生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西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

輔國矯制
遷上皇於
西內

士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侍衛如西內侍衛兵纔尅老數十
人玄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
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刑部尚書顏真
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
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仕更選後宮百餘人備灑掃令
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四方所獻珍異先薦上皇然上
皇日以不憚因不如葷辟穀浸以成疾上初猶往問安既而
上亦有疾但遣人問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
其握兵竟不能決

真氏曰玄宗始壞太宗之法以重中人而已之幽鬱殂謝乃
出于中人之手此可以為人君適奸者之戒

肅宗不能謹之於初

魯公知肅宗有愧于

尹起莘曰甚矣小人之為禍也親莫親於父子而能間之愛莫愛於夫婦而能離之蓋其巧言似忠詭謀似蜜而又柔行巽入易於聽受自非剛明不惑鮮不為其所移况人主始焉親之寵之漸至假以大權久而不可復制斯固禍亂之所從出也李輔國之惡積非一日肅宗既不能謹之於初烏能裁之於後上皇之遷始雖不從所請然未幾專輒行之上皇不敢拒肅宗不敢詰反以其言順適其意遂至慈父愛子兩不相保此信任小人之禍也

蘇氏軾曰魯公湖州放生池碑載其所上表云一日三載大明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魯公知肅宗有愧于是也故以此陳論孰謂公區區于放生者哉

李泌深計

肅宗竟失河北
以討賊之上策

朝恩見肅宗无河北之志

制郭子儀統諸道兵取范陽定河北不果行書法不果行何哉出直取范陽李泌之深計也而以一朝恩沮之而止惜哉肅宗之進退人才一則輔國二則輔國其決兵計也一則朝恩而竟失河北蓋有由矣

制下旬日為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

胡氏寅曰直取范陽還定河北固討賊之上策然道由河北乃抵范陽向者賊未盡得河北也是以此策可施今則往往為安史所有猶為是計不亦晚乎朝恩力沮其行無乃見肅宗無河北之志邪

冬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斬之

書法劉展之反上失信也而以反書何罪展也展既入廣陵不信也以官爵誘人而圖之其為不信也大矣綱目書其新命曰江淮都統所以病其上也太則江淮之荼毒上之人實為之

展領淮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
偃疆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俟其釋
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勅李垣及淮
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曰江淮租
賦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勲勞一旦恩命如此事苟不欺節可
先得乎延恩懼乃馳詣廣陵解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
七千趣廣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垣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
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垣反州縣莫知所從垣引兵渡江
屯京口景山屯徐城展素有威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
展遂入廣陵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垣悉兵拒守軍潰奔宣
城展遂陷昇古金潤州垣副使李藏用收餘兵募壯士得二

千餘人立柵以拒展戰敗奔杭州展諸將遂陷宣蘇湖淩楚
舒和滁廬等州所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神功將集三千屯
任城鄧景山奏乞勅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金
帛子女為賂神功悉衆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擊神功連戰
皆敗神功入廣陵擊展斬之餘黨皆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
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二年二月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陷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爭擊之可破也
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
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勇而懷麾下皆蕃漢勁卒恃
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

魚朝恩以
為信也

丑辛

卷之三

卷之三

唐肅宗皇帝

三

光弼洛陽
敗績

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督
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邙山光
弼命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
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
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貶李揆為棗州長史以肅華同平章事

荆南節度使呂誼以善政聞李揆與誼不相悅恐其復入相
陰使人求誼過失誼上疏自訟乃貶揆而相誼

三月史朝義殺史思明

思明猜忍好殺群下人不自保朝義思明長子也失寵而兵
敗恐見誅遂謀逆殺思明并殺思明所欲立少子朝清焉

貶李光弼為開府儀同三司

光弼上表求自貶也

夏四月以李光弼為太尉統八道行營鎮臨淮

秋七月朔日食既大星皆見

胡氏寅曰日者陽精發見之至著者故以為人君之表也妾
婦從其夫臣子皆君父夷狄侵中國政權在臣下則皆暗而
不明肅宗有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天象亦云
著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
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八月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

以李光弼
統八道行
營

李輔國諷
裴冕薦已

相不可得
替可斷宰相

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九月置道場於三殿

書置道場濺也於三殿甚濺之也

劉友益曰日食再既不聞恐懼修省之實加輔國以尚書置道場於三殿肅宗所以應天者蓋如此且帝以佛能禍福而以宮人為之汗藥甚矣書曰於三殿非地也是故晉孝武之立佛精舍書內殿肅宗之置道場書三殿武宗之築望僊書禁中皆譏之譏也

制去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書法也

范氏祖禹曰肅宗信祈禳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可以致福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

不亦異哉

劉友益曰肅宗所以應天者又如此天之再譴其為輔國張后明矣七月而食既八月而加輔國尚書方且置道場去尊號改正朔以厭之果何益哉綱目歷歷書之垂戒深矣

制除五品以上官令舉一人自代

授官舉人自代始此

建子月受朝賀如正旦儀

貶劉晏為通州刺史

或吉鴻臚卿庸謙與史朝義通事連司農卿嚴莊俱下獄京兆尹劉晏遣吏防守莊家莊怨晏告其道禁中語矜功怨上乃貶晏莊而誅謙

制官舉人自代

胡氏寅曰嚴莊死有餘罪不可以其降而貫之幸其自敗正名行辟夫豈不可而乃久寬宥焉且晏誠有矜功怨上之言不輕於莊之背叛殺逆之罪乎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貲產乃案籍舉八年租調之遠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聚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

朝太上皇於西內

山人李唐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詣西內至是始往朝

寶應元年建卯月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

初王思禮為河東節度使資儲豐衍積米百萬斛管崇嗣代之為政寬弛耗散殆盡上聞之以鄧景山代之將士皆懼有裨將抵罪當死諸將請之不許其弟請代之亦不許請入一馬以贖罪乃許之諸將怒曰我輩曾不及一馬乎遂殺景山上以景撫御失所以致亂遣使慰諭以安之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從之

行營兵殺都統李國貞節度使蒞非元禮

以辛雲京為節度使

我輩曾不及一馬

宋上月已友

絳州糧賜不充國自屢狀聞而未得報突將王元振因衆怨謀作亂遂殺國自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爲帥朝廷因而授之

運寅月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先是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爲節度使既而絳州鎮西北庭行營並戍主帥爲亂絳軍又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合非新進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爲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羣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内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爲

諸鎮殺即

以郭子儀爲汾陽王

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功子儀曰吾爲宰相豈受一卒之私邪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一卒之私

河東諸鎮皆奉法

尹起莘曰所貴乎天子者爲其能守上下之分嚴等級之防也肅宗在唐雖僅能克復二京然紊亂名分實始於此蓋自前日平盧置帥由軍士竅立於是軍權倒置遂至牙將殺其刺史軍殺其節度使行營兵殺都統及節度皆不聞朝廷有處置之命或付之不問或就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自是而後承襲爲常至于唐亡而後已君子觀綱目前後所書則知唐之亡也由於藩鎮而藩鎮之禍實始於肅宗下陵上替具來非一日矣

唐亡由藩鎮始於肅宗

正編

卷三十一

唐肅宗皇帝

十一

蕭華罷以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書法

李輔國請之也自常

倫被代而節度皆出於輔國矣自蕭華罷去而宰相亦出於輔國矣宰相職無不統而復領使則是下行有司之事也書領度支轉運使如故深譏之也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太上皇崩

在位四十四年年七十八歲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書法

曹操於伏后高肇於于后皆書此其書殺何張后為妻而制

其夫為婦而逆其舅是故晉賈后書殺唐張后書殺皆罪之也

帝在位七年年五十二歲初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

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篤后召太子謂曰

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

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

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

太子於飛龍殿勒兵救係遷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

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

王儻

范氏祖禹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

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

賀善贊曰肅宗趣取大物而子道悖制於張后而夫道奪脇

肅宗近小人之禍

唐之克復未可知

於輔國而君道失。殺齊王倓。而父道虧。綱目歷書而深病之。儻微郭李唐之克復未可知矣。

尹起莘曰張后輔國表秉擅權。殺建寧。遷上皇。鉗制天子。撓亂國政。今又挾越王以造甌。使其事成。則太子亦不得立。而唐危矣。綱目權其輕重。直書曰殺。固非予輔國也。所以正張后之罪為當。殺爾若夫輔國專橫。皇后且猶殺之。况餘人乎。太子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晏然處之。

號為尚父而不名

中書令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書法

書以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文無貶詞。然以一宦者而居

上公之職。又兼中書長官。則唐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肅宗乎。

書法

唐世錢幣七變。肅宗居四。至是而民始安之。自此終唐世無書改鑄者矣。

民始安之。

六月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書法

宦者封侯過矣。未有封王者也。雖曰實奪其權。然非所以示後

世矣。故書識之。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召外第。於是道路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秋七月。郭子儀入朝。

郭子儀入朝

歷朝紀政正編

卷三十一

唐肅宗皇帝實應元年

十一

子儀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回紇舉兵入援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尹起莘曰是時亂根尚在而代者已踵其後故書以元振為大將軍則是一輔區已生矣禍亂果何時而弭乎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九月以來瑱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為刺史

回紇舉兵入援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義大敗之

取東京及河陽書法不書徵兵何諱之也思明既死餘孽僅存

時虜酋持功浸肆桀驁甚至殺辱使人縱兵屠掠卒啓入虜之禍故綱目於此直書回紇入援者所以深罪唐人不能自

立好與異類共功召亂納侮為後戒耳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回紇登里可汗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丘墟有輕唐之志乃因辱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上遣殿中監藥子昂往勞之可汗自陝州大陽津度河食太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以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常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討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副程元振魚朝恩等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營以副适适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适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适不拜舞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叔父

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諸君。向外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殯。不應舞蹈。力爭久之。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適歸營。珽少華遂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乂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會于洛陽。陳于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鎮西節度使馬璘。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眾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眾大敗。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走。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偽中書令許叔冀。留回紇營。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度。

懷恩復東京

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拒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都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營。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貢心。朝廷宜密為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盜殺李輔國

盜殺李輔國

書法

書盜殺何。病唐也。輔國罪惡滔天。明正刑誅。固已晚矣。而行盜賊之計。直書盜殺。病帝之不能刑也。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胡氏寅曰不平輔國專權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十一月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書法 臣寶

不踐其名也賜姓名始此

初辛雲京引兵將出井陘常山裨將契丹王去俊說張忠志曰河東兵精銳出境遠聞不可敵也且吾以寡當眾以曲遇直戰則必離守則必潰公其圖之忠志乃降制復以為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寶臣擢武俊為先鋒兵馬使

代宗皇帝諱豫肅宗太子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三葬元陵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春正月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故

卯癸

代宗流來瑱於播州

流來瑱於播州殺之瑛誅攝領其府事者元結也

潘鎮皆切
函元振

初來瑒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瑒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死由是潘鎮皆切齒於元振

代宗初政如此他日叛將援為口實

尹起莘曰來瑒誠有罪耶宜正其誅誠無罪耶則不可殺今因元振之譖則其無罪為可知代宗初政如此何以號令天下宜乎他日叛將援之以為口實也

海立河北諸鎮節度使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書法 拜節度未有總稱諸鎮者此其稱河北諸復失河北懷恩為之

歷明史改正編

卷三十一

唐代宗皇帝

廣德元年

正月

諸鎮自為黨援

牙兵

唐失河北自此始

李郭為將肯如是

處置之權出懷恩

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高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高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承嗣舉管内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

范氏祖禹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尹起莘曰前書以僕固懷恩為河北副元帥此書以薛嵩等為河北諸鎮節度則見處置之權出於懷恩明矣謹而書之所以志唐失河北之始

回紇歸國書法

綱目書蠻夷借兵多矣未有書其歸者此其書歸國何幸之也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頓人人辭憚趙城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師約毋暴掠帥遺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好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劉友益曰知杜子美留花門之詩則知綱目書回紇歸國之意矣是故回紇為暴三輔則以歸國書吐蕃觀望反覆則以

獨請

懷恩有窺河東澤潞之志

杜子美留花門之詩

綱目紀事本末

卷三十一

唐代宗皇帝

卷三十一

七

歸國書契丹南向。人心驚駭。則以北還書。皆幸之之辭也。
以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留後。

書留後始此。

三月葬泰陵。泰陵玄宗墓在西安府蒲城縣東北三十里全粟山。喬陵肅宗墓在西安府醴泉縣西北十八里武將山。

夏四月李光弼遣部將張伯儀擒台州賊袁晁。浙東平。

南台州賊袁晁攻陷浙東諸州。民疲於賦斂者多歸之。聚眾

近二十萬。光弼使部將張伯儀將兵討平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莫媽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

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棣冀瀛為青淄管。懷衛

河陽為澤潞管。

勅議舉孝廉書法

事竟不行矣。何以書是。紹議也。

古之選士必取行實

楊增請罷

明經取士

括明經加帖

楊增請舉學庶

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
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
士加雜文。謂所試一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誦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為第。
明經加帖括。明經帖括謂所試一大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其為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為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
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僥倖。又令舉人投諫。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今縣令取行著
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
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
其道舉。唐制取士歲舉常選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亦非理國所資。

唐制取士歲舉常選之外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

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

其道舉詔者曰制舉道其所欲問而親策之

亦非理國所資

楊瑄之議
近古可行
初議髮髯
鄉舉里選
之意
惟議之難
如此

望與明經進士並停。上命諸司通議。給事中李栖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縮議。仍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謂居某鄉土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敕禮部具條目。聞縮奏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委刑部考試。或以為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是之。

范氏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至唐而弊極矣。惟楊縮之議。近古可行。卒為庸人沮止。况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盡舉而措之天下。不亦難乎。

胡氏寅曰。楊縮初議髮髯鄉舉里選之意也。及上貢舉條。則有問經對策之文。而無與廉舉孝之實。或者猶沮止之。建議

之難如此。及縮為相。可以行矣。亦復不聞再請。豈薨謝之遽有所未及歟。若夫投牒自應。最壞人才之本也。欲革此者。於鄉里必慎。選守令。於庠序必慎。選師儒。察其譽毀。觀其言行。次第而薦之。可矣。

秋七月。羣臣上尊號。

九月。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書法徵入朝不至。僕固之不臣甚矣。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駱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雲京。奉仙詔和解之。懷恩自以兵興以來。所在力戰。一門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絕域。說喻回紇。再

一門死王
事者四十
六人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懷恩自訟
六罪

收兩京平定河南北功無與比而為人構陷憤怨殊深上書
自訴曰臣罪有六昔同羅叛亂臣為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
玢陷虜亡歸臣斬之以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為國和親三
也身與男揚為國効命四也河北親附撫安反側五也說喻
回紇使赴急難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思得一奉天顏
又以來填之死深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夷臣奏奉仙非
不據實陛下竟無處置寵任彌深竊聞四方遣人奏去陛下
皆云與驃騎議曾不委宰相可否或留數月不還遠近無不
疑阻儻不納愚懇且務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
陛下圖之上遣裴遵慶詣懷恩喻旨諷令入朝懷恩抱遵慶
足號泣訴冤然以懼死為辭竟不奉詔

冬十月吐蕃入寇上如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
擊之吐蕃遁去

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開元中置
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
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畜馬牛軍城戍
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邊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
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皆
為左衽矣至是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既過
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為關內
元帥郭子儀副之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
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使判官王延昌入奏請

邠州以北
皆為左衽

元振過子
儀請兵

長安蕭然一空

子儀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

益丘程元振過之竟不召見吐蕃渡便橋上倉猝不知所為出幸陝州官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遽自咸陽歸長安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脇豐王拱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子儀以兵送行在賜珙死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聃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恐吐蕃出潼關徵子儀請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敢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廊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趨

子儀却吐蕃以子儀為西京留守

此將軍不惜死

子儀才德可兼任將相

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至韓公堆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倅斬于計明日虜復請戰璘開城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胡氏寅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關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

子儀無纖芥胸中

子儀忠誠

晉曰子儀度量

宏偉子儀可為人臣師表

子儀威望

素著子儀不戰

屈人

如待奴隸。自李光弼已下，恃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蹈危履險，死生以之。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為人臣之師表矣。使代宗挈國權柄而付之，于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

尹起莘曰：肅宗寵一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而又寵一程元振，使之掩蔽虜寇，抑遏奏請，遂至幾亡社稷。何哉？綱目書吐蕃入長安，郭子儀擊之，而不言帥師，是無兵可將也。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則唐其能國乎？嗚呼！閹宦之禍至此，唐帝猶不知悟，則亦未如之何也已。

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書法

元振之罪大矣，不書有罪何罪，不止於削爵也，故以無罪之辭

書之知其有罪則不若是輕矣。書放歸，譏失刑也。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伉上疏曰：犬戎犯闕，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䟽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羣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陛下始出都，百姓填然奪府庫，相殺戮。此三輔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

柳伉請誅元振

人臣之義無以有已

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光弼不孝之過

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新改過宜卽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悛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胡氏曰人臣之義無以有已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况蕃戎入寇乘輿播越使未奉詔命猶當奔赴危難死生以之况徵兵之制累下乎光弼雖憾中官豈可移之君父坐視而不顧夫所以不敢至京師者小則畏讒大則畏死耳誠能星馳颺發擊退虜賊再安社稷元振雖欲譖誣罔亦豈能盡奪公議哉光弼不忍小忿以失大節不學之過也

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

胡氏寅曰王者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宗社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已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吐蕃所得者幾希矣如是尚可謂之保護乎

宦官呂太乙反廣州討平之

書法唐世宦官不書宦官此其書矣故以為觀軍容使則書宦官反則書宦官皆非常也

十二月帝還長安

車駕發陝州左丞顏真卿請上先謁陵廟然後還宮元載不從真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邪載由是御之上至長安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元載銜真卿用卿不早

歷朝紀正編

卷三十

唐代宗皇帝

二十

故及此以魚朝恩觀軍容使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書法朝恩前為

使。削不書矣。此復書之。何一宦官也。至加以天下之大名。則代宗尊寵閣寺之過。不待貶而自見矣。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放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吐蕃既去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放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是劍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春正月流程元振於秦州

甲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復規任用

京兆擒之以聞敕流秦州上念其功復令江陵安置

遣刑部尚書顏真卿宣慰朔方行營書法識不早也故雖不行亦書遣識之

上之在陝也直卿請奉詔召僕固懷恩不許至是命真卿諭

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

有可來之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衆召之

庸肯至乎且言懷恩反者獨辛雲京駱奉僊李抱玉魚朝恩

四人耳陛下若以郭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時抱玉從

弟抱真為邠州別駕知懷恩有異志脫身歸京師召見問計

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郭子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皆不召而來矣上然之

真卿請以儀代懷恩真知懷恩有異志抱玉脫身歸京師

卷之五十五 唐紀六十五 德宗二年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使

思公如枯旱望雨

何面目見汾陽王

立雍王适為皇太子。

以魏博為天雄軍。

承嗣請之也。軍曰天雄。則跋扈之意可見矣。故書。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聞朔方將士思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師。必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師。河中節度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中。將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府中遂安。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僕固瑒圍榆次。其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

殺此賊

喜其來而

代宗之責已厚。代宗誠不能感物。

母曰。吾語汝勿反。國家待汝不薄。今眾既變。禍必及我。將如之何。懷恩不對而出。母提刀逐之。曰。吾為國家殺此賊。其心以謝三軍。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子儀。傳瑒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深用為愧。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子儀如汾州。懷恩之眾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喜其來而悲其晚也。

范氏祖禹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劉晏李峴罷書法

晏交元振者也。峴去元振者也。而以宦官之
諧與晏俱罷。用法如此。唐之僅存幸矣。綱目

並書之所
以譏也。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嫉。故
與晏皆罷。

代宗之相
獨李峴為
賢

胡氏寅曰：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
夫夫使歸於北司也。欲天下之不亂難矣。

以劉晏為
河南江淮
轉運使

以王縉維之弟杜鴻漸同平章事。
三月，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
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斗米千錢，百姓接穗以給。禁軍官廚
無兼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遣元載書具陳漕運利害。令中

五世稱轉
者推晏

外相應。自八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
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其法度

六月，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中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要衝。今
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為始
從之。

子儀忠謀
為國

胡氏寅曰：子儀忠謀為國，反見黜削，不明之君。胡可與言哉。
是時河南諸鎮兵罷之易耳。若河北不受命，子儀必有以處
代宗一切不問，而獨罷河中。此乃魚朝恩計也。朝恩屯兵守
渭橋鄠縣，若朝廷從子儀所請，則渭橋鄠縣之兵必還。禁旅
不得外屯矣。故謂是為可以抑子儀，不知於子儀無損而國

計則大謬矣。

秋七月稅青苗錢給百官俸

書法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所出

賦代宗之給官俸書稅青苗錢皆譏辭也

光弼與子儀各名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書法

綱目卒子儀號官爵謚具郭李齊名此其止於爵謚何致不滿也代

大臣不可以不知學

宗播越光弼擁兵不赴國難君子病之故雖有太尉副元帥之官前不復書以為能思其職則不若是矣是以大臣不可不明而利害之念重也

光弼大義不明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

念重

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

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縉都統諸道行營

詔子儀出鎮奉天

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冬十月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無能為

懷恩至臨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勲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羣小君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詰闕更勿有疑懷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衆入寇京師震駭會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召問方畧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懷恩本臣偏裨其麾下皆臣部曲必不忍以鋒刃相向無能為也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京師戒嚴諸將請戰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夜出鎮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勿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懷恩之南寇也河西節度使楊志烈發卒五

此救京師之一奇

此行有安京室之功

千謂監軍栢文達曰。君將之以攻靈武。則懷恩有返顧之慮。此亦救京師之一奇也。文達進攻靈州。懷恩遽歸。夜襲文達。大破之。文達將餘衆歸。哭而入。志烈迎之曰。此行有安京室之功。卒死。何傷。士卒怨其言。未幾吐蕃圍涼州。士卒不為用。志烈奔甘州。為沙陀所殺。涼州遂陷。沙陀者。姓朱邪。世居沙陀。因以為名。

懷恩寇邠州。不克而遁。

初。郭子儀聞虜逼邠州。遣其子晞將兵救之。虜攻之不克。及還。又攻之不克。遂遁。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而不敢言。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候。晞軍士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與裂相通車裂也。卒盡取其首。注梨上。植市門。晞

元帥勳塞天地

郭氏功名存幾何

加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直情不欺

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秀實曰。無傷也。請往解之。選老健者一人。馳馬至晞門。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勳塞天地。當念始終。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其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敢不從命。叱左右皆解甲。敢譁者死。秀實因留宿軍中。旦俱至孝德所謝。十二月。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書法凡前代柄臣。或自加某官。而後辭不受。綱目悉書之。以譏其偽。若子儀辭尚書令。可謂真情。不欺者矣。書以美之。非幾之也。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戶部奏是歲口口之數。

戶二百九十餘萬。口一千六百九十餘萬。

劉友益曰：神龍乙巳嘗書戶口之數矣。於時戶六百一十五萬。至開元丙寅凡二十一年而再書。所增者九十一萬餘戶耳。又至開元庚辰凡十四年而復書。所增者一百三十萬餘戶也。又至天寶甲午凡十四年而復書。為戶九百六十一萬有奇。所增者一百二十萬餘戶也。自甲午至今甲辰十年耳。所減益六百七十萬餘戶。益之甚難。損之甚易。喪亂之禍。可勝痛哉。

永泰元年春正月。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二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

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為諸道最

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三月。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書法

書命文武之士待制。此盛德事。

也。徐而考之。僅有獨孤及一疏類。切於時且不能用。則餘可知矣。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

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柚。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剥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茹毒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勵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今天下唯

獨孤及請受直言

朔方陝西有吐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兵足以當之矣。自東
洎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無鼠竊之盜。而兵不為解。傾天下
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
危。以備不虞。自可據阨要之地。俾置屯禦。息休其餘。以糧儲
扉。發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減國租之半。陛下豈可持疑於
改作。使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乎。上不能用。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儀對曰。吐
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矣。乃遣兵戍奉天

旱

斗米千錢

夏四月。以裴諝為左司郎中。

書法

郎中。爾何以書。即服義也。書交予之。

裴諝不對
權酷之問

河東租庸使裴諝入奏事。上問權酷之利。歲入幾何。諝不對。
復問。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怨愁。臣以為
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未敢對
也。上謝之。拜左司郎中。

劍南節度使嚴武卒。

書法

嚴武。書爵。非褒美之也。正以著藩鎮之強耳。

武三鎮。劍南厚賦。斂窮奢侈。專殺戮。毋數戒之。武不從。及死
母曰。吾今始免為官婢矣。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後。賜名正

已

書法

書正。已何譏也。親逐節度而使。為留後。且賜之名。不厭甚矣。

時成德李寶臣。魏博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仙。收安史

吾今始免
為官婢

歷朝紀政

姑息藩鎮
不能制

置座請仁
土經

餘黨各推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
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
不能復制

置百高座講仁王經書法議事浮屠也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尊以音樂鹵簿
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儀屯涇陽
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子儀還河中

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衆俱入寇又以
朔方兵繼之子儀請使鳳翔滑濮邠寧鎮西河南淮西諸節
度各出兵以扼其衝要上從之淮西李忠臣得詔亟命治行

儀屯涇
即

諸將請擇日忠臣怒曰父母有急豈可擇日而後救耶即日
就道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京師聞虜至
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子儀使屯涇陽上自將六軍屯苑中
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馬男子皆團結為兵士民大
駭逃者甚衆百官入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
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給
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勦力扞寇而
遽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
日虜不能進六掠而去所過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
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逐北至邠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
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

歷朝紀政

卷三十一 唐太宗皇帝本紀 十九

郭公在此
可得見

郭晞扣馬
諫

子儀單騎
見虜

子儀讓回
紇

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眾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郭晞扣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柰何以身為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今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柰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

我曹豈肯
與令公戰

此天賜汝
不可失

子儀執酒
為誓

背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我，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汝，不可失也。」藥葛羅曰：「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殺。」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為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陣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遂與定約。」

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遣其酋長入見天子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罷親征京城解嚴初肅宗以陝西節度使郭英乂領神策軍使魚朝恩監之又入爲僕射朝恩專將之及上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得與北軍齒至是從上屯苑中其勢寢盛分爲左右廂居北軍之右矣

一言齊於數十萬衆
胡氏曰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天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鏖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夫豈可僞說而

僥倖哉在易之師曰師貞丈人吉子儀其庶幾歟

尹起莘曰綱目於去年秋書二虜入寇子儀出鎮奉天於冬書懷恩逼奉天子子儀出兵懷恩退至此又書虜入寇召子儀屯涇陽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以見連年虜寇侵逼未嘗一與交兵自屈而去無非子儀全德所致此則書法之意也嗚呼子儀有功於唐若此真可謂社稷之臣矣書以美之宜哉閏月以路嗣恭爲朔方節度使郭子儀還河中

子儀以靈武初復百姓彫弊戎落未安請以嗣恭鎮之嗣恭既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爲將校倡率於是士卒皆不勸而耕野無曠土軍有餘糧

子儀全德所致子儀真可謂社稷之臣

子儀自耕百畝上卒不勸而耕

始置內樞密使。以宦者參掌其事。

後世樞密之名始此。是時雖置是官。而無司屬。首以宦官董

廷秀參掌之。專主樞密文書。如漢之中書令。謁者令。中有處

分。則今內樞密宣付中書門下施行。然猶未用以專典武事。

大曆元年春正月。勅復補國子學生。書法復補向久廢也。書善之亦悲之。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

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二月。釋奠于國子監。書法非親祀也。何以書為朝恩。書也。於是乃自謂才兼文武。書傷之也。

釋奠于國子監。命宰相帥常參官。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

午丙

本校不可
遂廢

朝恩帥
諸將

才兼文武

峽州別駕

太宗著司
門式

聞見不過
三教人

天下士從
此結舌

講子弟皆服朱紫為諸生。朝恩既貴顯。乃學講經為文。僅能

執筆辨章句。遽自謂才兼文武。莫敢與之抗。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

然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

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

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

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

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尤莫敢

盡言。况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

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後言者。以為天下

太宗著司門式

卷三十一

唐太宗皇帝大曆元年

四三

林甫復起於今日

韓彭不能為理

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古今本者
子盜事重悲之

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寢，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貶之。以馬璘為邠寧節度使。

璘以段秀實為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法不一。雖韓彭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殺之。」璘處事或不中理，秀實爭之。璘或怒甚，秀實曰：「秀實罪若可殺，何以怒為？無罪殺人，恐涉非道。」璘攝衣起，良文置酒，召秀實謝之。自是事皆咨秀實而後行，聲稱甚美。

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

書以魚朝恩判國子盜事重悲之

臣者判國子監此古今本校之大辱也書復補悲之

成均之任
常用名儒

孰易升高
元載怡然

笑首不可

諸道節度使上壽

常袞言節度使
歛怨求媚

命魚朝恩判國子監，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常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罪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

冬十月，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書譏賄也與生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袞上言：「節度使非能男耕女織，必取之於人，歛怨求媚，不可長也。」請却之，上不聽。

胡氏寅曰：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大臣若元載又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

停什一稅法

未丁

嘗謂大臣而不名

此非汝所知

天下豈汝家所有

閨房之言何足聽

十一月停什一稅法書法則書為予之自往年畿內麥稔第五琦請稅其麥敵收什日此古什一法也行之二十

二年二月郭子儀入朝

上禮重子儀嘗謂之大臣而不名其子曖尚昇平公主嘗與爭言曖曰汝倚乃父為天子邪我父薄天子不為公主志奔車奏之上曰此非汝所知彼誠如是彼欲為天子天下豈汝家所有邪慰諭令歸子儀聞之因曖入待罪上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為家翁兒女子閨房之言何足聽也子儀歸杖曖數十

夏五月杜鴻漸入朝秋七月以崔旰為西川節度使

魚恩作章敬寺

明王積善以致福

尹起莘曰前書崔旰殺西川節度使郭英繼書以杜鴻漸為東川副元帥未聞有討賊之功也至是書鴻漸入朝以旰節度西川則是鴻漸不惟不能成功又反與賊為地而朝廷亦不問曲直遂與之節鉞比事觀之厥罪惟均矣

魚朝恩作章敬寺

書法作寺非上命不書朝恩作之何以書為館以助之乎上書作章敬寺下書幸章敬寺則與上命無異矣故從湘宮永寧例書之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寘福館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求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獲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

正朔紀

卷三十一

唐代宗皇帝大曆二年

四十四

陛下惜之不報

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時盜發子儀父塚捕之不獲人以魚朝恩素惡子儀疑其使之子儀入朝朝廷憂其為變及見上上語及之子儀流涕曰臣父將兵不能禁暴軍士多發人家今日及此乃天譴非人事也朝廷乃安

胡氏曰子儀之意雖忠且厚無乃薄於孝乎曰此子儀之所以為子儀而人莫能及者也何若果於求賊而使上下震動以致意外之變則忠順蹉跌不足以為孝矣是故審輕重度大小罪已之言一出而朝恩激怒召亂之意如弦斷矢折可與權安能及此哉

天譴非人事

此子儀所以為子儀

召和之意弦斷矢折

子儀可與權

子儀諸子皆奴才

甲

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以事語僚佐而歎息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惜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三年春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書法

書聽民出家多矣未有書人數者書

千人甚之又其甚有書度僧萬人者矣

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始上未甚信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妄史皆有子禍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

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徵李泌於衡山

夏四月。徵李泌於衡山。書洪

泌前不書徵貴之也。此則曷為復書泌之初至急義也。於是而不至

則君臣朋友之義失矣。故書泌至貴之。代宗雖素善泌。必以其時考之。則元載專於外。朝恩橫於內。其不能用泌。可知也。卒之。无所建立。而後就刑。察判官之除。亦無據矣。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舍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卿使尚存。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夙志。乃追帝倓。

胡氏寅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

六月。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及弟滔共殺懷仙。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以希彩知留後。

內出于盩厔。盩厔。梵語。孟蘭。猶華言救倒懸也。盩則中華器也。賜章敬寺。

內出于蘭盆。賜章敬寺。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幡上。百官迎謁於光順門。自是歲以為常。

胡氏寅曰。蘭盆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以佛言其母墮於地獄。生餓鬼中。嬰罹毒苦。故為此會。於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庶其母得食。以升濟之也。今舉高

以馬璘為
涇原節度使

祖太宗而下。皆以為有罪。而修供以升濟之。豈為子孫之哉道
冬十二月。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璘以四鎮兵屯邠寧。力不能拒。而郭
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
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
土荒殘。軍費不給。則出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
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知
邠州留後。初。四鎮兵憚遷徙。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
以辛酉旦警嚴而發。秀實知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
更來白。輒延之。使達曙不果發。又謀焚馬坊草。因救火以作
亂。秀實令軍中聞火起。但整部伍守要害。以待及旦。捕童之

等皆斬之。遂下令徙於涇

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

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
子儀長者
元載雜李
郭之交
子儀今已
妻
子儀心以
君命為主
智術可以
兩忘
子儀輕見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
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者三百
人。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
來。汝曹欲何為。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
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胡氏曰。元載設反間。特欲離魚郭之交。爾而子儀處之。何其
盡已。盡人裕然有餘也。其心以君命為主。以天命為斷。一聽
之命。則智術可以兩忘。威力可以併棄。疑我者安得不服。惡
我者安得不平。比子儀所以輕見朝恩。而深有以感動者。其心也

子儀輕見

元載

四

朝恩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

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守河中朔方軍士久家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鄴領留府悉捕得誅其渠帥衆心乃定

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

初僕固懷恩死上璘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為女回紇請以為可敦五月用以為崇徽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

冬十月杜鴻漸卒

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為塔以葬

胡氏寅曰鄙哉杜鴻漸之貪也雖好佛而不悟其要佛氏以了死生為一大事精練之至不但坐而死也或立或倒或預

鄙哉杜鴻漸之貪

君子不肯一息安於不正此始可謂真悟

言死期世族所共神而敬之者也君子則不取曰若其見道則臨死之時必以布帛裹首而遊決不肯削髮胡服而終也曾子疾病易箦而死君子之不肯一息安於不正乃如此此始可謂真悟者矣夫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得全而歸之然後為孝豈有將死髡首以為避哉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

書十二月卒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

卒

戊庚

代宗誅魚朝恩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允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由我者耶上聞之不懌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略朝恩

通明紀文

卷三十五代宗皇帝大曆五年

四八

代宗之政
為最武

入殿常使射生將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
溫握兵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為鳳翔節度使。
結以自助。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以寒食
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
與左右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胡氏寅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而輔國元振
朝恩相繼掌兵。代宗去之。無肘腋反噬之變。是非難去。顧人
主喜怒如何耳。代宗之政無可紀述。獨誅三宦官。輔國元振朝恩及
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之。皆不能盡善。既寵之又殺之。復
隱之而厚賜之。非政刑矣。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唐世書吏部尚書
四矣未有書吏部
侍郎者。書徐浩何
志元載之賄。書崔
書陳夷行以志嗣
復之忘皆識也。

楊綰不附
元載

元載既誅。魚朝恩罷。任益厚。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
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瑄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
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瑄為國子
祭酒。引浩代之。

以李泌為
江西觀察
判官

秋七月。以李泌為江西觀察判官。書以泌為江西判官以
前日侍謀軍國與求歸
衡山之事。觀之則
非其類矣。惜哉。

上悉知元載所為。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
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於上。忌之。會江西

信報可束裝來

代宗不能庇一臣

李泌屈佐外藩

李泌下喬入谷

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為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范氏曰：代宗以萬葉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遊藩。既知元載不可任，而不能退，乃欲稔其惡而誅之。且載方見任，而與泌密約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也。

尹起莘曰：李泌能力辭宰相於肅宗，曲留之際，至代宗召欲為相，泌又固辭。今乃屈佐外藩，何哉？惜使是時不為元載所容，則復歸衡山足矣。載雖凶險，亦豈遽能加害。况代宗以萬葉之尊，不能庇一舊友，事亦可知。何必下喬入谷，自處藩僚之末哉。

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內出制書拜御史

以韓滉判度支

以韓滉判度支

六年秋八月，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常頌，殿中侍御史陸珽以告載。載奏之，敕付京兆。頌、良皆杖死。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絀。范氏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誰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為重也。君去之則失其所恃，何惡之能為。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已卑乎。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虛耗。澠作賦歛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稔。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澠休之子也。

子壬

七年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百餘人於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五癸

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年十二。將士脇以為帥。平偽許之。既而讓其叔父粵。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粵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卒。

彰承滑毫離亂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潘鎮率皆跋扈。獨彰音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請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路供餽。皆不受。所過秋毫。不犯疾。亟遣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按堵待命。臣男建等。今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夏五月。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至是上欲悅。

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及馬僧共用車千餘乘

秋八月朱泚遣弟洎將兵戍涇州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為用至是泚遣洎將五千騎詣涇

州防秋上大喜勞賜甚厚

九月召郇模入見書法

郇模獻言三十事不書獻言何郇模此舉近於行在帝召見之可謂能盡下情

矣書召郇模入見美召之者也

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篋席哭於東市人問其故

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為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席裹尸貯

筐中棄於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於客省其言圍者

請罷諸州園練使也監者請罷諸州監軍使也

尹起莘曰郇模一布衣而得召見代宗若可與有為者然所

代宗能盡下情

郇模獻三十字

一字為一事

代宗若可與有為

獻之言未聞有所施行則亦徒然而已果何益哉

冬十月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馬

璘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却璘

乃得還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

精聞天下今為虜敗何以雪耻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

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朝那虜欲掠汧隴鹽州刺

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摘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

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瑊邀之於隘盡復得其

所掠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胡氏寅曰遠令致敗者史抗也而渾瑊以為已罪受命御寇

敗軍之罪在我不在朔方兵精聞天下

郭子儀自任其失

武候郭公德度相越

元載請城原州網自不以人廢言

者。渾瑊也。而郭子儀自任其失。青躬如此。所以前敗而後勝。歟。使子儀而欲討瑊。瑊又欲斬抗。則偏裨心怒。卒任意離。致大敗。亦未可知矣。然而人之常情。鮮不非人。而是已。以武候及郭公之德。度觀焉。人之相越。遠矣哉。

元載請城原州

書法

事竟不行矣。何以書。善載請也。是城此書。元載奏請後書吐蕃城故原州而屯之。蓋

措之也。綱目不以人廢言如此。

初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勢。言於上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於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間。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

胡使可高

奈何用一書生語

朔方國之北門

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

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會田神功入朝。上問之。對曰。行軍料敵。宿將所難。陛下奈何用一書生語。欲舉國從之乎。載尋得罪。事遂寢。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羗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戍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二月詔以永樂公主妻田華

書法下嫁未有書妻者。此許嫁也。其書妻何識也。以至尊之女

而齊之逆臣之子。非匹也。故特書妻深譏之。

卷三十一

唐紀六十九

五三

華承嗣之子也。上欲固結承嗣，而承嗣益驕慢。

夏六月，胡僧不空死。

僧死未有書者，此何以書？贈司空爵，肅國公書所以病唐也。

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三藏謂經律論也。

京師旱秋七月雨。

書法

早未踰月，書雨何予誠也。減膳節用，帝可謂知所本矣。故特書予之。

京兆尹黎幹作土龍祈雨，自與巫覡歌舞，彌月不雨。上聞之，

命撤土龍，減膳節困而雨。

外乙

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

書法

承嗣越境爭城耳，書反何論之而不

奉詔是真反也。况復陷洛衛乎。綱目一字之取，不虛矣。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嵩，帥眾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兗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為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

皆表討之。於是貶承嗣永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

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

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請束身

尹起莘曰：前書以承嗣同平章事，又書以公主妻田華。

承嗣代宗之所以撫之者至矣。而承嗣不免於反，曷若任用人才，

修明政事，振舉朝綱，使之稽首順服。如其旅拒，則振揚天討，

有以制之乎。比而觀之，然後知姑息之政固無益也。

郭子儀入朝。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為言。子儀謂曰：兵興

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子

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

朝廷不以武臣相待

諸君可賀

之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恠焉。聞者皆服。

李正已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正已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可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緡。承倩詬詈。擲出道中。王武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豈子尚爾。况冠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已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范氏祖禹曰。寺人貂夙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誅。終唐之世。不能取魏。其害也過

承倩慰勞

寶臣家有玩寇之志

承倩之害過於寺人貂夙沙衛

於寺人貂夙沙衛遠矣

十一年夏五月。汴宋軍亂。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已。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靈曜敗。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亦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忠臣遣將將輕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擒之。李勉械靈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以備非常

璘卒軍府晏然

丁巳

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書法

承嗣前書反書討矣未聞捷也

以其請朝則赦之請而不至則復討之得其謝罪則又以釋之綱目不書請朝而書赦不書謝罪而書釋所以黜承嗣之姦欺著代宗之不振也

初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承嗣竟不入朝久助李靈曜上復

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朝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誅之獨與元舅金吾

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不軌者上命湊收之

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鞫之皆伏罪賜自

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宜

更稟進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司

籍載家財胡椒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奈同平章事

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晏客聞之咸

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騶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

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丞毀撤之

范氏曰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而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

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

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以楊綰常奈同平章事楊綰清簡儉素城樂省騶

楊綰以清名儉德為相先王正心修身而天下治

三人類
情殊
子儀成人
之美

常袞欲
常封

朝走厚祿
所以養賢

常袞不當
辭祿

胡氏曰郭公黎幹崔寬事類而情殊子儀成人之美者也。幹與寬則畏之者也。謂幹寬有仰德化服之心者非也。謂子儀有惕威踧踏之態者亦非也。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逼已乃薄其俸於是京官不能自給當從外官乞貸至是縮袞乃奏增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縉為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袞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時人譏袞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

秋七月司徒文簡公楊綰卒書法
綰為相僅三閱月而弊政多是縮卒書官書謚所以表其賢也

上方倚楊綰使釐革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群臣

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罷諸州團練守捉使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有瑞鹽書法
書度支奏何罪罔上也故先書霖雨而度支之肆罔見矣

先是秋霖河中府地鹽多敗戶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

天德楊
節之速
罷諸州團
練守捉使
以顏真卿
為刑部尚
書

河中瑞鹽

河

文

三

唐

代

宗

憲

霖雨豈得
渭南獨無

縣令字人

之官

不損猶應

言損

賜號寶應

靈慶池

萬餘頃。渭南令劉藻附澆稱縣境不損。御史趙計奏與藻同。上曰：霖雨溥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不問澆鎮還奏。瑞鹽如澆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之劉友益曰：黃龍遊江，則書越雋郡；上黃龍見，則書巴郡。言河水清，則書青州；言河中瑞鹽，則書度支奏，皆咎其欺也。范氏祖禹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澆面欺，乃置而不問，是刑罰止及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以諫官受委覆實，而亦敢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君雖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與？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己有。又得曹濮徐兗鄆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貝澶七州；李寶臣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鄧均房復郢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貳，常為之罷役，而自於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胡氏寅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愿而無立志，樂因

代宗於寬
為近

代宗仁則不知

循而憚與事爾。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夫仁之道難言矣。自世俗論能好人者仁矣。而孔子兼能惡人言之。愛人者仁矣。而孟子兼親賢言之。夫豈柔愿因循之謂乎。

十三年春正月。勅毀白渠。

漢武帝時白公穿渠引涇水溉田故曰白渠

碾磴書法

勅毀白渠碾磴

耳何以書美無私也

救毀白渠。支流碾磴以溉田。身平公主有二磴。請存之。上曰。吾欲利蒼生。汝識吾意。當為眾先。公主即日毀之。

貓鼠同乳

夏六月。隴右獻貓鼠同乳。

書法

貓鼠同乳。此反常妖異之物。而獻以為瑞。書譏之也。賀與不賀。

崔祐甫不賀

又足以規常察崔祐甫之賢否矣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害者。以為瑞。常察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為妖。貓捕鼠。乃其職。

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獲寇者。以承天意。上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察爭。察由是惡之。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書法

自寶應元年。至是子儀凡七書入朝。此子儀所以為純臣也。光弼媿

子儀所以為純臣。光弼媿子儀之多

黃裳矯子儀之命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主留務。李懷光陰謀代子儀。矯為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伏罪。於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於外軍府。

黃裳相業可見

子儀嘗以副使張曇剛率輕已。孔目官吳曜因而搆之。奏曇扇動軍眾。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

吳曜誤我

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

歷明紀改正編

卷三十一

唐代宗皇帝大曆十三年

五

本朝史記

子儀盛德之累

胡氏寅曰子儀平素少過失惟殺張曩逐高郢為盛德之累雖然不旋踵而悟悔盡改其事孟子所謂如日月之蝕者其子儀之謂乎

胡氏曰黃裳之相業於此可見矣惜哉猶有未盡者人臣之罪莫大於矯詔而奪主帥之柄既伏其詐所宜按軍法而殺之乃不能爾豈思之有未至邪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含容大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遺載盤徑尺當罪之泌曰嗣恭為人小心

李泌申理嗣恭

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以李泌為澧州刺史

常袞言於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為公卿必先試理人情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而用之

二月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

書法

書其節度使其卒恒辭也此其不書何制之也承嗣叛逆稽誅帝雖復其官爵直筆

所不容也故特削之

李忠臣貪殘好色。將吏妻女美者。多逼淫之。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為留後。

以李勉兼汴州刺史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在位十八年。年五十四歲。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不設鹽酪。

賀善贊曰。代宗之篇。所可錄者。謝裴譖。召郇模嫁懷恩女。三事耳。雖能罪三宦。誅元載。其初亦由寵任之過。而其末又皆未得為盡善焉。至於專事姑息。逐殺主帥。命為主帥。遂為後

代宗所可
錄者三事

來故事。唐卒以亡。其可咎不多哉。

唐氏左編曰。帝性仁而不武。委靡太過。而剛斷不足。遂使太阿之柄。倒移於下。而不自知。內有宦官專權竊政。外有強臣悍將。廢立擅位。自是而威權削矣。

閏月。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袞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臨袞。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袞以為禮。臣為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

以崔祐甫
同平章事

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衮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賢愚同滯

祐甫歎收
時望

崔祐甫除
官八百人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朝政。衮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衮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衮議。○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載王縉秉政。賄賂公行。及衮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

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濫。親故何也。對曰。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諳其才行。而上以為然。

司馬光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新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眾。取之以公。而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書法

尚父何號也。曷為書

之可尊也。而德宗之知所尊亦著矣。書尚父始此。

尊子儀為尚父

用人無親
疎新故之
殊

天下之賢
非一人所
能及

莫敢受。

德宗矯代宗之失

德宗明於知父而暗知已

范氏祖禹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群臣，而惟宦官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何其明於知父而暗於知己乎？昔明王欲改其先君之過者，殆不然。故德宗即位之初，凡深矯代宗之政者，愚人以為喜，而哲人以為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慤之心以守之，不有不堪之者也。

以馬燧為河東節使

以馬燧為河東節使。

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為精騎。造甲必為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行

則載甲兵，止則為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萬，辟張建封為判官，署李自良為代州刺史，委任之。

殺兵部黎幹書法

黎幹小人也，其以無罪書殺何幹，可殺也。以諱訴無實之言而殺之，非其罪矣。綱目之例，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殺書之。故黎幹書殺楊炎書殺崔寧書殺

幹狡險，諛佞與宦者劉忠翼相親，善忠翼，恃寵貪縱。或言二人嘗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者，於是皆賜死。

詔免滯聽詣三司及搗登聞鼓

因裴諝言天子不當親細故，乃悉歸之有司。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

以劉晏判度支

歷朝紀政

掌閔內河東劔南。上素聞澆培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權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傭。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傭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立皇子五人為王。

立皇子二人為王。

二君可謂知節
德宗於二事失之
劉友益曰。漢文帝封國先弟而後子。明帝云。我子安得與先帝子等。封域半楚淮陽二君者。可謂知節矣。德宗初政清明。簡冊多可書者。獨於殺黎幹。封子弟二事失之。惜哉。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以白志貞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以獻錢賜將士
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
太平之治庶幾可望

李正已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秋七月。詔議省祖宗初謚書法。

事寢不行其書之可以
是為可省也故書之

吏部尚書顏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有加至十一字者。案周之文武。言武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聖德所不優乎。蓋稱其至者也。請自中宗以

皆從真卿

上皆從初謚。睿宗曰：聖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肅宗曰：宣皇帝。以省文尚質。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兵部侍郎袁倓官以兵進。奏言：陵廟玉冊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輕改。事遂寢。不知陵中玉冊所刻。乃初謚也。

罷客省

初代宗之世。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遣。乃于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叙者。亦寘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叙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尹起莘曰：唐氏肅代之後。國勢削弱。威令不振。德宗繼之。稍能振厲。有為。而氣象已異。於是投兵相顧者。有之。治望太平者。有之。綱目於前書。罷貢獻。罷梨園。縱馴象。出宮女。於此書。減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皆所以著其初政之美云爾。

罷權酒

胡氏曰：知治體者。欲罷官權酒。使民自為之。而量取其利。雖

木妖

德宗稍能振厉有為

德宗氣象已異

裕民去奢之漸

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奢之漸也。德宗盡罷之善矣。既而牟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權而以予民之為善也。以張洙為右散騎常侍。

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洙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後以賊罷。

八月。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詼諧。無他長。與張洙善。洙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崔祐甫薦楊炎

百僚

胡氏寅曰。上臣事君以人。莫難於薦引之士。宰相師表百僚。莫大於進退之節。當是時。可以為相者。李泌顏真卿也。祐甫舍之。而引楊炎。至於賜告廢務。不上乞骸之請。他人何責焉。祐甫則不當然也。

沈既濟上選舉議

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

沈既濟上選舉議三科

衆才咸得而官治

猶意凌十
得五
既齊之論
可救其弊

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况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有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胡氏寅曰銓選年格之弊天下莫不以為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以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亦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革如既濟之論亦可救其甚弊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弊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在人人存政舉其本

則擊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以曹王臯為衡州刺史

初臯在衡州有治行湖南觀察使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臯之遭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郎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九月南詔王閣羅鳳死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

崔寧在蜀十餘年恃地險兵疆次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

即時以遷入賀

收小害而
收大利

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遂克維茂二州葬元陵

肅宗代宗皆喜陰陽鬼神事無大小必謀之上祝故王與黎幹以左道得進上雅不之信山陵但取七月之期事集而發不復擇日

胡氏寅曰古者大事必用上德宗不信陰陽家善矣山陵取

大事

七月當矣事集而發不擇日則失之野局若於其月卜日之為庶於禮也

十一月喬琳罷

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楊炎崔寧交惡炎以寧為朔方節度使鎮坊州又以杜希全張光晟李建徽分知靈鹽綏銀鄜坊留後時寧既出鎮不當更置留後炎欲奪寧權且窺其所為令二人皆得自奏事仍諷之使伺寧過失

十二月立宣王誦為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書法

人主無私藏書詔財賦皆歸左藏歸之誠是也書以美之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北部覆其出

立宣王誦
為太子
詔財賦皆
歸左藏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財賦國之
大本
則賦生人
之命
少之蠹弊
莫甚於此
楊炎以片
言移人主
意

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始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上即日下詔從之。炎以片言移人主意。議者稱之。

遣關播招撫湖南盜賊

湖南賊帥王國良阻山為盜。遣都官員外郎關播招撫之。播辭行。上問以為政之要對曰。為政之本。必求有道賢人。與之為理。上曰。朕此已下詔求賢。又遣使搜訪矣。對曰。此唯得之

關播對德
宗為政之
問
關播未必
知有道賢
人為誰

詞于進之士耳。安有有道賢人肯隨牒舉選乎。上悅。

胡氏曰。關播為楊綰所薦。宜亦君子人矣。對德宗為政之問。言亦大矣。何使德宗問以孰為有道賢人。若何而可致播。豈默然而已哉。然播附盧杞而薦李元平。則恐播徒能言之。未必知有道賢人之為誰也。其言雖大。其事難稱。不以人廢言。德宗勉焉可也。

資治正編歷朝紀政三十卷終

唐德宗皇帝

